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十三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因江寧移調乍浦水師滿營官兵於上年十月到浙雖經安頓駐劄而時届歲暮諸務畢集未

能親身查看今戰船俱已造竣駕乍候驗又嘉所冬季官引餘鹽不曾掣竣現在浙省撥運淮北山東交界平糶米石准兩江督臣高其倬咨商乘便抵賑恐往返行文稽遲情形難以盡悉而高其倬新到路遠故臣於二月初二日乘自杭起程赴嘉所驗掣之便先行知會江蘇撫臣尹繼善於初五日至兩省交界之平望地方面議派撥米石以及撫恤流民懲創扒搶并松江海塘各項事宜初六

日回嘉製鹽事畢就近前往乍浦會同副都統富
參閱看滿兵水操若在岸上礮樓遠觀恐兵丁未
能實見其技臣隨同坐戰船出洋面三十餘里外
操演雖管駕折戧尚係綠旗兵丁著力而滿兵在
船施放火器舒展自如巨浪顛簸並無畏怯吐暈
之狀於椗繚等項扛具學習亦皆諳曉其能扒桅
升高者共有四十餘人即江寧新到之兵亦有十
二人能習此技各兵無不踴躍爭先臣將所備銀

牌錢幣各加犒賚勉其益當習練上報

皇恩即從便道至平湖海鹽二縣交界沿塘勘視新開

白洋河道酌議再加疏濬深通相其土塘低薄之

所添築石工以障外潮此河開成後沿海曠土皆

得資其灌溉可成稻田者約數萬畝於百姓有益

隨旋至海寧布政使張元懷亦到協同查看廟工

十五日早虔祭

海神因春月雨水調勻南岸未得坍卸故北首漲沙

暫停照舊而潮勢大溜歸中春汛塘工平穩將沿路稍有低薄者飭催在工各員加謹趲築預備料物以為夏秋防禦本日即抵省署隨准江南督撫二臣咨會淮北一帶地方荷
皇上格外洪仁
特旨加賑撫臣議於前撥浙米內截留數起備賑臣思
聖恩廣沛加惠災黎惟在米到迅速使之早霑
皇仁方為有益況浙米原係在省永濟鹽義二倉儲蓄

備賑者兩省均屬

皇上赤子本無歧視前因聞得山東已經撥運及截漕共五十五萬石之多接濟久不見有回信知會故於前請二十萬石内先運十六萬已經陸續趲行目前頭撥可以抵淮而江南揚州鹽義倉穀石因現在船少輓運稽遲恐誤急需一面飛移江省督撫差員沿途趕幫傳諭不拘何撥之米先將清江以上各州縣路遠難運者即截浙米留賑其與揚

州相近諸處再用江省鹽義倉穀撥運庶可早到其緩運之四萬石內因續有船至故又裝米二萬餘石趕運前往除賑糶數目俟江南督撫二臣派撥事竣另

題外合將臣因公赴所屬地方查勘辦理各情由先

行奏

聞至臣自杭嘉一帶經由處所目擊豆麥青葱田疇壟

闢雨水及時人民悉皆歡欣樂業共慶昇平合并

陳明上慰

聖懷謹

奏

覽奏所辦各事宜并杭嘉一帶雨水田疇景況朕懷曷勝欣慰

雍正九年三月初七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爲遵

旨具覆事竊臣查鄞縣知縣鄭大德在京掣籤時條奏
前任浙江山陰縣徵糧造册及原籍江南如臯縣
私派飛差二款奉
旨鄭大德原摺交與李衛欽此臣隨將如臯縣私派飛
差一節密行江蘇布政司確訪查究去後先據該
司高斌覆稱臯邑從前原有雜派自康熙三十七
年禁革復經現任知縣彭履仁於雍正七年到任
時悉行詳禁現在實無派累等因經臣分晰嚴駁

併令鄭大德指明確實申覆續據鄭大德詳稱阜邑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有一差出俱係各里長先行應辦派之各戶名曰硬擡是年禁革之後差歸官辦每年計田一頃捐銀一錢亦有派至二三錢或四五錢不等總歸經承催收名曰輭擡歷年不改雍正七年四月内卑職進京補選現年有無派累在所不知其從前各年俱有經手書役姓名開報前來復又批司就近親提嚴審追弔底簿確核

派銀應差用存侵蝕數目開册具報茲據該司高
斌審詳取册呈送臣復加察核皋邑額田三萬八
十三頃有奇除濱海竈田及紳衿優免不派外實
田一萬八千頃零康熙三十七年以前地方公事
按田派日充當竟有硬擡之名其遠年派數若干
日久已不可攷至三十七年禁革以後改為輭擡
之法公事歸於官辦銀兩出自民捐每年視事務
之多寡為重輕無有定數雖較前民累稍甦而每

項猶有五分以及七八九分一錢不等臣以所供仍未足憑信兩次駁追簿籍確據歷年雖不齊全而繳出者亦有八年此皆現在之員因非其任内所派不復代為前官隱諱故爾竭力追出其間派收數目似屬可憑但核其支銷款項如最少之八百九十餘兩至多之一千九百餘兩各止一年其餘每年皆係一千餘兩以至一千二三百兩不等據册開報悉皆支辦公務竝無餘剩其中固有實

用之項而浮多冒開者亦復有之但自康熙三十七年至雍正六年共計三十餘年官皆離任役多物故難以盡為追擬且係積年相沿陋弊可否仰

邀

皇上天恩免其究追已往嚴禁將來非臣所敢擅請至所稱雍正七年知縣彭履仁到任後即行詳明徹底革除之處雖查有原案可據但臣察其從前支用公務冊內如每年修理城垣倉庫添補不敷因

糧等項皆係必不可少之公事若果盡行革除則目前兩年之中此等事務豈皆停止不辦若謂盡出官捐則州縣養廉本無餘剩家口何從贍給此

臣揆情度理而不敢信以為盡實者也伏惟

皇上聖明無微不照州縣地方原有應辦公事不出於官即出於民江省未有備公銀兩辦理若不酌量區處誠恐雖有禁革之名而公費無出不免陽奉陰違民閒仍受輸充派擾之累可否仰請

聖主敕下江蘇撫臣尹繼善將冊開費用款項逐一核
實浮冒者永行禁革其有必不可已公務作何分
別留存些須抑或設法於公項抵補使里民不受
偏累而要務亦不致廢弛庶於
皇上大中至當之政治亦可以仰副而無悖矣至鄞大
德所奏山陰縣錢糧從前竝無實徵花名底冊致
有五年未完請飭編造花名確冊等因臣查浙省
地方從前以里書管冊催糧弊端百出積欠纍纍

臣因此竭力訪察設法清釐於雍正五年間
題明飭造順莊一併交與清查官會同有司於保甲
煙戶的名住址册內將本人產業在各圖各甲盡
分辨糧詭名寄戶者一併歸入本戶挨順造册發
單滾催使同里熟識之人彼此傳知依限完納則
戶册瞭然完欠分明數年以來各屬亦有實力奉
行者錢糧於
奏銷前通完甚多山陰一邑近因花戶細册編造清

楚雍正五年以後錢糧俱已全數通完現任知縣沙漠䪨已於帶徵雍正三四等年舊欠錢糧通完案内部議優叙即陞是鄭大德係奏山邑從前不造的名之弊先已改正革除但通省之大誠恐别縣尚有歷任才短辦理未協陽奉陰違者臣現在設法委查加意釐剔相應一併陳覆並將查到如臯縣歷年收支各册結全録敬

呈仰請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覽奏俱悉如臯縣各項公務支用作何設法抵補之處
密與高其倬尹繼善商籌辦理以甦民困
雍正九年四月初二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
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
天恩高厚臣分難安懇辭議叙以盡職守事竊照淮北

地方去年數郡被水荷蒙
皇恩蠲免賑恤至深且渥偶因歲暮雨雪凍阻被災各
屬常有借端扒搶米糧之事臣恐今春青黄不接
時米價或有高昂是以仰體
皇上如天之仁請將浙省應需出易倉米運往彼處減
價平糶稍為接濟緣濟寧州以南黄運二河兩岸
江南山東地方犬牙相錯不便岐視東民專糶江
省且彼時尚未知

皇仁已經連次廣沛又有截漕撥運動支倉穀多至百
萬加賑山東之信故前於所運米内先後分撥七
萬石於山東交界各縣一體平糶此皆職所當行
稍盡寸心何敢以辦理為是乃蒙
皇上特加殊恩
天語褒奬謂視國事如家事臣心已極惶悚又復
敕部議叙更加愧赧跼蹐伏念臣身受
高厚隆恩畢生難於報效偶辦一事不過遵循

皇上德意若因此即荷優叙職守所在何敢承受伏祈
聖主鑒臣愚悃之衷
恩准辭免庶臣寸心畧得自安而頂戴不朽矣再浙省
春月豆麥發生甚是茂盛惟民間食米向來半藉
上江運漕地方幷豫楚客販接濟今歲鄰封之江
北河南往彼搬運甚多價值漸長現在臣將本處
各縣遵例撥動倉穀分厰平糶不致過昂其杭嘉
湖三郡専賴育蠶獲利目前雨水畧多仰邀

聖主福庇

神明慈佑從此晴暖二十日則蠶事春熟俱可望其全

收本年更得豐裕矣合併陳明為此謹

奏

覽

今歲以直隸膏澤霑足景象觀之南方多雨之地二旬

晴暖恐未可必也

同日又

奏為再行陳明請
旨事竊臣因浙省公務殷繁現任各員不敷差遣委署
之用已於三月初二日以懇請揀發試用人員等
事具疏
題請在案但有不便冒昧遽入題本之處敢再瀆陳
天聽伏查浙江原屬刁頑之區非同別省淳簡可比邇
年以來臣於地方風俗設法勸懲宣布
皇上教養兼施恩威並濟德意逐漸化導囂悍之習頗

能改革知縣以新舊錢糧全完不論俸滿議叙即陞者瘠邑竟有數人是民情正在轉移之候必使之從此服習再得二三年方可立定根脚不爲舊染變遷但除能員陞任及現在稱職之外各屬知縣中求其辦事妥協者不可多得而初任試用之員常有於吏治民情全然未諳只得凡事同司府代爲辦理并再四教導改補調用雖學習漸諳亦有其人而委任每不敷用若止照前疏統於部中

請發人員則近年各省陳懇揀選甚多一時恐難

有人上煩

聖慮不得不於試驗熟悉堪用之中舉其所知請留委

任如卓異案內常山縣知縣先陞行人司行人王

瑋實心辦事勇往向前嘉興縣知縣戈鳴岐雖非

長才而勉勵勤謹蘭谿縣知縣胡啓敏歷練勤慎

明白小心常山縣縣丞董懿辦差急公人頗有才

又奉文陞任各員内如嘉善縣知縣郜煜已陞中

書科舍人雖心地稍偏而辦事亦勤漸覺熟練金
華府通判于文烇挨陞平度州知州久任浙省人
頗勤慎以上各官現今交代將完俱應給咨送部
先後引
見仰懇
聖恩鑒其才具可以何官補用仍行發回浙省候補庶
輕車熟路可收臂指之助臣再加思索記憶向在
雲南任時有奉差頒

詔之禮部漢軍筆帖式趙國政住滇半月看其人頗明
白論事稍有才情今不知現任何官倘蒙一併發
浙酌量差遣委用可望有濟又江南陽湖縣舉人
黃雲於前任鹽臣謝賜履任内聘取修輯鹽法志
書臣到浙後事竣即留在署教讀知其人品方正
不茍才識尚屬明白近因揀選班次將届部文截
取候選知縣可否給咨於送部引
見後准在浙省補用伏候

聖鑒欽遵再臣仰見
皇上矜惜人才每於詿誤廢員畧有一節可取者
恩賜甄録是以天下臣工咸知感格奮興各思勉勵查
江蘇詿誤廢員中有能辦事者已蒙
皇恩破格收録復用今浙省不敢即請酌補授職惟遣
派令其出力如臣昔年奉差深知有原任山西平
陽府同知議叙副使道職銜潘樾先因詿誤革職
追賠錢糧近見邸鈔已蒙

恩除完過外餘欠豁免其人明敏幹練雖非中正純品

而才堪肆應駕馭用之可以有為又原任冀州革

職知州林緒光係前任平湖縣內虧空調回擬罪

又原任桐鄉縣知縣捐陞主事同知革職金泰因

前任署秀水縣內虧空擬罪兩員除已完外俱在

浙監追未清那移民欠銀兩今皆蒙

恩旨豁免飭將林緒光寬釋金泰解部枷責發落但二

員年力富强明白歷練林緒光前在任時頗有頌

聲金泰雖心地難保而稍有敏才又原任雲南騰越州革職知州王林臣前任滇南時知其人亦勇敢因擅買民人叅黜前年臣在

宫門伺候常見其人似有痛悔改革之意問知現在拜唐阿差使處行走以上各員俱係獲罪之人倖蒙

聖恩寛免臣不敢擅請甄錄但其才尚堪用竟置廢棄亦覺可惜若於繁難艱苦之事止量給盤費差遣

出力看其如果改革奮勵實心報效再為分晰請
旨定奪則現在亦可收其奔走之勞於政務不無有益
臣因地方公務過繁實在委用缺員每至辦理掣
肘故此冒昧臚列具
奏是否可行恭請
聖訓指示欽遵謹
奏
所請各員候另旨諭部

雍正九年五月初六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事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巳時恭逢

欽建海神大殿上梁吉期臣隨率同藩司糧鹽二道預期前赴海寧工所是日天色晴朗淑氣和煦正殿

寢宮大門二門併

天后宮五處正樑同時竝上人力齊集應手安平闔

縣紳衿耆老黎庶工匠人等無不額手慶幸商賈
居民張燈結彩鼓吹三日僉云感謝
高厚隆恩叩祝
聖主萬壽無疆臣目擊民情切摯相應恭摺奏
聞至臣於二十二日虔祭海潮昭宣
皇上德意查閱塘工情形現在西塘南沙已徙潮歸中
流各工鞏固其東塘因蜀山之外復有新漲南沙
潮湧北岸勢頗迅急目前搶修堵禦正在上緊趕

工臣逐條指示飭令在工各員將刷動坦水樁木速加修砌其頂衝工次勒限添築務於夏秋汛前趲工完固總在時時留心不敢懈怠再上游山田種植早禾者十之三四俱自清明後至小滿前陸續插秧今歲早種者已先發生遲者亦逢和暖滋長惟中間有十餘日所種適值天氣微寒未能透達幸節氣尚早隨令另換中晚之禾補插此惟衢州寧波為然金華次之嚴州甚少別府稻苗俱好

臣已星飛飭令地方官徧行查勘其實在無力趕辦新秋者量借倉穀幫其工本徧令插種不許缺少致有空隙秋成交還今據所報皆已補種全竣而浙西三府晚禾現在前後插秧目今雨水甚是調和其春熟中菜子蠶豆俱有十分太麥九分小麥八分咸稱豐足而杭嘉湖各縣民多育蠶絲興亦有今歲桑葉價平小民頗省工本除過早者稍遇春寒所收七八分畧遲者皆得九分十分晚者

更感現在繰絲變易完糧民力皆得充裕歡忻鼓舞至浙省運往江北之米共十八萬四千餘石仰叨

皇上福庇涉歷黃運二河俱得平安直達正遇倉榖空乏之未到雜糧長價小民艱難之際浙米至後頓得平減億萬生靈保全甚多莫不感戴

凡有益於民生之務不知則已業既知之未有不殫心

皇仁歡聲載道仰惟

盡力而思汲汲為之也朕深居九重尊臨函夏所恃以

聖心軫念民依合併附摺陳明上慰

不恍點黎者惟此憂勤之一念耳

廑懷謹

奏

齎摺人來聞卿脾胃失調且舊疾業經醫治多時未知

目下俱已痊愈否可傳諭謝鵬將卿體近日情形詳細

具奏以聞

同日又

奏為恭請

聖鑒欽定事竊照浙江鹽驛道王鈞已蒙

特恩超擢京職所有員缺奉
旨著臣揀選具題伏查道員位居監司鹽驛職掌重任
微臣愧無知人之明荷蒙
聖恩如此信託曷勝感戴怵惕敢不詳慎選擇今浙省
知府中才長而能辦事者雖有數員或本任原屬
緊要或清操未可深信於鹺務不甚相宜惟温州
知府江承玠其人性執拘謹似在次等之列然小
心誠實出納謹慎且世業行鹽曾委代掣并管理

台場利弊頗稱熟悉家道素豐操守亦可放心除
另行具本請
旨外所有揀選該員情由疏內未便瑣陳相應恭摺
奏明伏祈
睿鑒欽遵為此謹
奏
揀選甚屬妥協江承玠洵與此任相宜具題到日有旨
同日又

奏為請定彰癉之鉅典永垂萬世臣鑒事竊惟忠孝本自性生而善惡亦由觀感臣幼孤失學不習章句緣從母命訪擇塾師僅能講說通鑑粗知古人行事於公正光明者願為執鞭姦邪傾險者起而按劍自少至今此心不易迨入仕途出差往來各省經過之處見廟宇最多崇祀最廣深山窮谷所在有之者莫如

關聖世人無賢無愚若老若幼畏敬遵奉津津在口

他如張良馬援諸葛亮郭子儀張巡許遠韓愈岳飛諸人其專祠不過數處然在人耳目之前故邊鄙庸夫俗子猶有傳述美名者此外如臣幼時所聞忠臣烈士不但祠宇寂然即問其鄉人非讀書者亦竟不知其姓名矣及後奉

命莅浙惟以賞善黜惡振作人心使之知所懲勸改移積習故於前賢芳躅姦慝遺蹟常加採訪乃從前仕宦在浙如李泌韓世忠文天祥海瑞等舊有祠

宇又生長在浙如褚遂良顏真卿陸贄方孝孺于謙王守仁等因其現有廟祀知者猶多若李德裕李綱張浚陸秀夫張詠等俱筮仕此邦許善心顏杲卿趙抃宗澤張九成趙鼎徐應鑣王褘卓敬章綸等皆長育茲土其忠節事業亦復表表而士子以外悉茫然不知為何許人又浙産中元姦巨慝如賈似道史彌遠湯思退趙文華輩以及仕宦於浙之韓侂胄等類亦多不曉其鄉貫行徑即志書

中向止有善無惡未嘗表暴其姦惟見杭州棲霞嶺下岳飛祠墓之前舊有鐵鑄秦檜夫婦万俟卨張俊四跪像兒童婦女瞽目跛足之輩過者必以足蹴石擊至今頭面俱損而唾罵猶有餘恨臣因此竊歎千古忠臣烈士與岳飛諸賢並生一時行事相類而泯沒無聞者指不勝屈千古姦臣邪佞與秦檜諸人同惡齊等衣鉢相傳而生逃斧鉞之誅歿無斲棺之及者亦指不勝屈則同為忠姦亦

有遇與不遇幸與不幸之分又其甚者如王安石竊假道學之名結黨亂政青苗害及天下新說禍中人心遂致誤國亡宋乃因曾為鄞令築有坡陀一塘竟於寧波府城建祠享祀臣前以區區小惠不足抵其大惡力排浮論毅然折去似此欺世盗名之姦臣猶竊蒸嘗於身後恐天下之大如此者仍復不少邪正混淆臣竊憤之伏讀雍正元年

諭旨直省分建忠孝節義祠宇春秋致祭

聖主表揚幽善已無不至然臣竊見從前祠內止憑曾

祀名宦鄉賢舊牘循良小節亦得並列其忠義彪

炳而子孫式微未曾呈請者遺漏轉多且地居學

宮門傍終年關閉鄉人足跡不到何由而知若姦

回諸人更無遺蹟可見似於

皇上彰善癉惡之大典奉行猶未盡善臣愚以為古來

小忠小姦一節見長一事作惡者無關重輕姑不

具論而其中名臣大賢與夫元兇渠魁其行事邪

正有關於國家禍福民生利害者不可不為分別表暴以為鑒戒仰請

皇上敕下史館諸臣博稽載籍將漢唐以至明季所有忠臣良將擇其輔政治民立身盡節功德顯著者列為一編其姦讒邪佞結黨亂政傾陷忠良賣國求榮擾害蒼生之尤甚者列為一編閣臣詳慎再加攷覈進呈

御覽欽定分為二等行令直省府州縣除偏僻小地原

無大忠大姦者不設外其餘就各臣本鄉及建功
殉難之處
敕建公忠廟一所不拘世次設立木主牌位書爵書名
壁上鐫石紀其功績將
欽定一等者祀於堂上二等者配食兩傍春秋
賜祭以示褒揚其極惡巨姦之家鄉及殘害本廟得祀
忠臣者鐵鑄其形標名於背皆跪於廟前次等者
刊刻石碑大書姓名罪蹟立於廟側不拘城之內

外務在人煙輻輳往來聚集之地建造俱於備公款内核實報銷凡官員到任以及新進生員入學之日必令至廟展謁平日聽憑本地士民焚香賽祭庶此邦之官吏軍民農工商賈與夫兒童婦女皆知千古以來有某某為忠良至今流芳百世有某某為姦佞難免遺臭萬年當無不共為欣羡轉相告戒生其好善惡惡之心堅其儆法羞愧之志以此礪世磨鈍則百代之

君極自

皇上而建萬世之臣鑒亦由

皇上而立傳之史册億萬斯年永遠無斁矣臣積懷已

久而文義未深辭不達意謹抒胸臆所見冒昧瀆

陳未敢擅用題本伏乞

聖明垂鑒俯賜採擇施行謹

奏

斯論懲姦勸忠彰善癉惡誠為培植世道人心之美舉

但今邊烽未熄軍需浩繁直省督撫新任者多政務尚
欠練習稍緩數年再議建置亦不為晚非目前急務也

同日又

奏為備陳蘇郡營制地方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上年九月間酌議蘇郡地方營制文武
分防一疏係臣親往與前署總督史貽直巡撫尹
繼善原任提督柏之蕃面同商酌畫一定議候其
書題始行繕疏今蒙

皇上天恩俯准所請將來巡防稽察俱有責成未必無
所裨補但原題內因添設蘇州左營水陸防汛兵
少未敷派撥撫標左右二營各連隨丁字識止兵
二百九十名既有左營中軍遊擊即可管轄右營
守備權得歸一免於敵體掣肘而右營遊擊似屬
冗員故請裁去抵為新設蘇營守備千總俸薪其
員下隨丁字識跟役三十名馬十三匹向時不入
差操者今歸於蘇營俱可得收巡防實用又緣督

提駐劄相遠并請將城守三營俱聽巡撫專管督率操練指揮緝捕使就近有所統屬竝非裁歸外營致應援之師單弱可比其間再四斟酌實係因地制宜之愚見今部議以各省撫標經制皆然不便遽行議裁馬亦停撥但他省臣不及周知即浙江撫標左右二營兵額比蘇標較多二百餘名而原設之右營遊擊亦係奉准部文裁汰似於目前所議未盡畫一且蘇州城守既准新分中左二營

馬止四十匹撫標兩營兵少一半又無汛地巡防有馬九十七匹多寡懸殊況考官亦由馬兵選拔同居一城於營制亦似未均在臣知識淺陋前疏雖是但該部覆奏朕業既依議不便復行更易莫謬議各條悉蒙部覆准行止此畧有異同何敢固將此條摘出備細聲明再為題請抑或會同高具執已見為是但既改定營制而又減去兵數馬匹繼善合詞具奏候朕酌改

所諭 若卿 倬尹

將來難以兼顧不得實濟徒多一番更正則部議所見未盡之處臣亦不敢不為陳明也至於蘇松常鎮太倉所屬人心浮動喜於訛傳滋事姦盜詐

偽賭博聚衆接踵而見全賴府州縣官實心任事執法究治挽回頹風今江南大員意見不符而州縣徇私猶然未免非臣督捕應管不便越俎但其中有不便隱默者如蘇州府童華一味沽名釣譽市恩於已歸怨於人諸凡任意故縱審案毫無實情日甚一日即奉上司嚴批發落亦必當堂告知本犯以寬釋由我或止枷不責或小杖薄懲虛出遵依掩飾耳目以致無知愚民競為播揚且與閑

童華朕於他處亦有所聞因其才情甚屬可取荷朕厚恩諒未敢輕棄負正在疑信審度間據卿奏稱云云既如此何堪姑留已諭部揀員更替矣新守周夢錦似可但

恐其才短而狡黠不實於此繁劇之區稱職與否實心

行市牙不堪小人徐序賢以舊時相知今為心腹

盡力與否俟伊到任後加意察訪以聞

密交諸事推其情面曾薦與前撫臣陳時夏同所

帶兵馬司蔡益仁勾通出入附和作弊時夏大為

所愚今則日夜出入府署童華任為耳目惟言是

聽即如吳縣貢生王心眷謀娶族兄王興臣之女

為妾被監生程鴻儒訛詐未遂告發在府審明得

贓亂倫俱實兩造皆不請革究擬亦不依律斷離

止詳藩司求具朦朧批結及被二次駁飭通詳仍

然抗違不遵又常州府同知劉紹錡等以現任官員羣聚蘇城賭博酣飲舉國若狂童華身在地方置之不問理合據實

奏明恭候

聖明乾斷再查賭博最為民害而南方賭具多造自蘇杭屢奉

諭旨申飭嚴禁實萬世不易之美政無如江蘇府州以及揚徐等處地方官惟以回護失察姑息為主不

但巡拏懈弛轉恨首者多事每坐以別故打架挾
仇妄誣加以反坐即現獲者亦稱偶賭飲食舊牌
不全巧為開脫童華於此等事為尤甚遂有無恥
紳衿熟識衙門照舊開場在深宅大院之中晝夜
呼盧恬不知畏臣於兩省飭禁既嚴差巡頗緊近
日吳縣畧能查拏數起今街市公然聚賭者稍知
斂跡而刁頑之人復又變出別樣賭法或以竹骨
牙牌三十二張配合紙牌名目或用錢文跌博木

刻押寶并有另製籌馬折算銀數借稱搖會賽㸃等項隱射問官輙以禁令不及竟自寛縱然既有銀錢輸贏即與賭博何異自當一例問擬庶無陽奉陰違之弊但臣未便擅專仰請

皇上作何分晰再加嚴飭俾各省畫一遵照辦理則惡習得以永除從此天下民生受益不淺矣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施行謹

奏

所奏甚是奉行不力寛縱之弊朕自降旨嚴加申飭其別樣賭具名色不一逐項款列亦不能該括殊覺繁碎但先將牌骰二件通行禁絶其餘雜具可一紙告諭而止直省數年以來此二件尚未能除何顔更及於他諸凡惡習當嚴其尤者為要

同日又

奏為遵

旨覆奏事本年五月初四日臣標把總自京捧回原
奏摺匣隨叩領啓視内有奉
硃批料卿辦理鹺政自必妥協斷無因增引目而遏絶
民生之理但既有此議論發卿一看洞悉立說之由
庶便明白剖析以釋朕之疑懷耳欽此仰見
聖明膚照已纖悉無遺既蒙下問敢不據實詳對臣與
發詞臣顧成天條陳鹽政奏摺荷蒙
顧成天初不相識雍正七年九月間臣給假事竣

回任二十五日於丹陽途遇成天以舉人奉
名進京投刺接見之頃雖未向臣明言幫助而詐及長
途盤費見不肯領畧其意遂告稱入都即當條陳
鹽政創所未行臣答以此法若然可為則古人如
管仲之煑海劉晏之度支早已行之何待今日况
初抵雲南時盧詢亦曾條陳鹽井尚難看住無漏
沿海數千里憑何關攔收税之處伊初仍辨論後
又理屈自愧所見未到隨贈以盤費四兩而別竊

料其到京自必即有條陳不意遲至今日也但稱

臣止答以引數所增已多稍寛則法又廢弛不便

於公矣之語非但臣未向成天遁辭如是即臣愚

魯之衷稍知大體平日每以增加賦額昂價取盈

歛怨於上者為深恥當接管年餘之時知弊未深

尚難釐剔迨後銷鹽日多勢無因正額已足不許

商運百姓買鹽聽其食淡之理又何敢任其銷多

報少瞞昧欺公故七八兩年雖曾請領餘引共六

十八萬道而每次聲明懇作額外報銷者誠恐引目一增設遇未能多銷之時商民交受其困現在七年之四十八萬張除隨其儘數銷過外尚剩二百餘道咨部繳銷毫無壓派勉強可知且常時出示平減鹽價毋許高擡此即臣不肯增引數而過民生之據仰荷

聖明之鑒照者也至奏稱自臣更定鹽政而後竈不得私煎民不得私買綱愈密而犯愈衆等語夫私煎

私買之禁自古榷鹽以來即已有之不但臣謹守
國家之成憲即
本朝亦祗循歷代之常規初未嘗有所更定而謂為
法網之密過矣如所稱大舟興販往來如常等語
此在昔日弊誠有之若謂今尚如此則每年正額
七十餘萬引外竟能多銷數十萬引目餘鹽從何
而售薀食私鹽者少則食官鹽者自多此明白易
見之理難逃於

皇上之洞鑒者也如所稱肩挑背負自三五十斤至數斤以内者老弱婦女悉罹於法問徒者不計其數等語查近場之縣貧難窮民許其挑鹽易米此皆聖朝矜恤深仁原未嚴禁但其中豈無分别緣刁民有借以為名零星積聚合成總數囤積秤手富家販與巨梟者故臣於沿海近場之縣將實在無力窮民每處查報數十名取結互保給與木籌許其赴場買鹽挑賣鄉村不得過額定之數雍正七年八

月欽奉
諭旨訓飭江南一例而行是所稱五十斤者原屬犯法
三十斤者除內地例禁而外並未盡拘至於私鹽
不論多少擬徒原屬自古定律臣常因愚民無知
尚於其中擇係本身買用或止於初犯者分別枷
責發落若囤積轉販及屢犯不悛者何敢曲法徇
縱以沽寬厚之名不謂成天轉以此為臣咎也如
所稱有司畏懼不敢取保文移往還累月半即瘐

斃等語查臣彼時已離任七月之久各官自有上司豈皆因臣批發之故況徒犯例應收禁枷犯悉皆取保臣向因江南隔屬恐至遲延是以題請將江屬鹽務分歸蘇松太江常鎮兩處巡道督緝就近審理大案免致遠解浙省往返拖累荷蒙俞允現有原疏可稽臣於別省滿漢文武大吏因公結怨者頗多如果有其事早已指出送爲參奏何待成天今日之論及乎以上皆其原奏内摘臣過端

仰蒙
皇上開誠指示臣敢不將所行之有實據者備陳於
聖主之前伏候
鑒察至於顧成天所陳更定之政欲貽億萬年生民之
樂業者臣請得而論之如懸場三十里聽民自為
買賣不設巡邏此類於現行例內仁錢等十餘縣
額銷肩引之意也然止係沿海縣分竝不限定三
十里而納課定期每日准挑百斤分境杜私冒支

越界皆有一定明禁無所謂聽民買賣不設巡邏也此三十里外以至千百餘里江河山嶺水陸間隔之州縣數十百處若不令商人轉運則鹽既未能不脛而走人亦豈能越遠而來將聽其食淡而已乎如謂以應輸之額攤之各竈夫竈丁多係燒刮赤貧本身煎鹽之蕩地丁課徵比尚不能全納今責其代人完課而後賣鹽則力量既所不逮如任其賣鹽而後完課則通天下之竈戶盈萬累千

晝夜所煎多寡數目孰為稽查且即省却官吏之費矣舟車細運亦可減乎即不問所賣之地矣越海過江可不問乎臣見其說已窮又變而為商人抽稅於關之論夫榷貨之關直省不過數十處耳其不經由於關者無稅也今天下無不食鹽之家即無不為鹽所到之處若内地盡行添設數不可計即止就沿海建置則自奉天以迄粵省東南半壁水陸口岸處處可走防範何止盈千且臣親見

山西安邑縣止有一處鹽池數十里四圍高墻悉由總門出入專設院司官役巡守尚不能免其偷漏作弊何况沿海遼濶遥遠毫無關攔堵截臣恐所省鹽院道員以下之官吏俸薪工食不足以抵勢將百倍而過之矣又伊既云利之所在刑不能止則濵海竈地山水沙泥交錯寂寞荒凉之區强梁夥衆孰非攘奪之場人人可煎竈户亦難自主無引之鹽既行即有商人亦便於營私誰肯又為

納課其爭鬧鬬殺釀出大端害及生民實甚於私
販拒捕之刑獄矣他如煢煢竈戶有何甲背厚而
乙背微歷代章程豈能有鹽利而無鹽害此皆紙
上空言不可見諸實事殊屬誕妄之至且成天既
係讀書達理乃平素曾比呂留良著有六君子文
稿博名之人於奉
所以從前極論呂留良之非葢欲自泯其迹耳今命朱軾等編輯此書頒發之日卿方得知備細也
名之前始行搜尋銷除改板亦非內外如一者
聖明洞鑒無微不燭此等迂執不可以口舌爭而服其

偏見之心惟仰懇

若是之人豈可以國政名器為詰難之具而嘗試之殊屬戲論矣

皇上不拘何地方大而鹽道小則分司俾其將素所籌畫生民樂業之法試行於一二處有益則竟畀鹽政之任再聽其改正廣而推之各省庶涇渭得分而成效是非立見矣緣係覆

奏事理辭意冗沓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覽奏皆悉顧成天非妥協人也除筆墨之外一無可取於彼進呈條議時即經面諭其說之非伊亦俛首屈服自認書生迂淺之見因既有此奏何妨發卿觀之朕意非以其言為可行也前諭甚明

雍正九年六月十九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晴雨應時膏澤普徧現在情形事竊照浙省自五月

初旬晴明半月有餘鄉民插秧之際望雨甚殷於二十二日下晚省城即已得雨自此以至六月初四五旬餘之内甘霖間日而沛禾苗早已盡插長養菁葱近而嘉湖寧紹遠而温處台衢金嚴等府先後陸續報到俱於五月二十二日起連得大小雨澤千有餘里悉皆普徧但新苗初栽若雨水過多又恐淹浸初六日臣潔誠齋戒禱於

普門大士

勅建龍神等廟本日漸獲晴霽飛查各屬情形下游諸郡河水既多地勢復低將來即使再晴而車戽無慮不足惟上游之温台處衢等處高阜之鄉六月下旬再須時雨接濟則本年通省秋收或可又有豐登之望至於沿海一帶潮濕之區米穀難於久貯又山多田少民間鮮有蓋藏温州則全賴平陽瑞安台州則惟恃黄巖太平等縣所産之米販運接濟處州更係山僻轉運艱難若晴霽數日米價

即昂臣於未接該屬得雨信息之先誠恐價值漸長民食偶艱飭行道府酌量動支倉穀分頭平糶并照閩省昔年米貴來浙撥運採買之例移咨福建督撫二臣招商通糴暫由海道運送秋成即行停止迨行文之後即據報到均已得有甘霖總之浙省仰邀

聖主福庇連年豐收今歲下游低窪數郡雨未過多七府高阜處所雨仍不少顧此亨豫之景臣心轉有常存此心

方可謂痌瘝乃身也

警惕不敢稍忘先事綢繆之計以期仰副

皇上惠愛黎元之至意所有雨澤應時情形理合具摺

恭

奏伏祈

聖鑒謹

奏

雨澤情形欣悅覽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從前聘往日本教習逗遛未歸之武舉張恒
暉并隨同之劉經先又另船出洋之生員孫太源
沈登偉臣勒令原商設法於東洋索取本人去後
令該國將張恒暉等盡行交與原船商人帶回據
乍浦遊擊柳進忠於本年五月初四日押解到臣
親加究訊內孫太源原係行商多年因欲圖賺倭
照代為續邀沈登偉出洋在彼講解

大清會典各書與夷人做詩寫字每人各得倭照一張呈驗已據直吐並將彼處耳目所見情形逐一據實供明惟張恒暐一犯不但全無資財貿易其受聘私往東洋教習騎射之處始則狡口不承迨該犯帶往之劉經先面同質對猶敢支飾含糊不盡吐實臣思此等之人違禁應聘外洋教演技藝貪利忘本若不分别嚴懲一二無以儆戒將來隨將張恒暐武舉咨部黜革發司嚴審從重定擬充發

邊遠與窮披甲人為奴以作榜樣此外孫太源等三人確訊尚無勾通作姦別項不軌情弊惟圖利是實似應飭交地方官著落商總鄰族出具保結管束安插永不許再行出洋以杜其弊所有張恒晫等業從東洋要回分別究治情由理合具摺

奏覆再臣奉

命督捕下江通年以來遣員分頭巡拏稽查督緝不遺餘力捕獲甚多地方劇盜所在漸稀偶因上年淮

北被水附近窮民彼時多有扒搶糧食者槩難盡以盜論遂有鄰省巨賊乘機竄入江境肆刦而碭山縣知縣張楚材玩視盜案刦失頻聞從不比捕嚴拏經臣訪聞飭查揑以扒搶糧食已經發落混覆似此縱盜殃民現在取揭會叅但張楚材非係才力不能緝賊實緣少年狂妄每自大言但憑那箇上司要叅自必調京引

見似我如此年富力强不至罷官轉可陞遷別地强如

在這小縣委曲等語查該令雖係河南署撫臣張
元懷之姪臣豈敢稍因情面緘默姑容但其狂誕
之辭疏內未便敘入有關體式相應附摺瀆陳伏
祈
聖鑒謹
奏
覽奏知道了所辦俱是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

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奏覆事本年七月初六日准蘇州撫臣尹繼善

密札內開前經奏請酌留兩淮鹽規引費銀兩修

葺城垣等項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並命將其所奉之

諭密令臣與高其倬知之欽此欽遵知會前來伏查城

垣等項公務外省所在皆然自不能少原係臣等

分內職掌理應隨時酌量設法辦理者但江南濱

海之區次第修建鞏固金湯似亦未可太遲目前
軍需浩繁歸公解部正項誠難請留惟兩淮鹽規
前於部臣李周望查審時
奏明裁革存留之外尚有湖廣上下兩江江西陋規
數十餘萬係各官吏隱匿私收以及綱商冒銷款
項不在前奏之內者現今署兩淮鹽臣伊拉齊查
奏欲行裁革以臣愚見横派固須釐剔而經費亦
須酌籌在大吏理應秉公奉法凛遵若微員末弁

奔走下役水陸巡緝盤費飯食紙筆之需豈能盡捐己貲代為盡心竭力即使全革亦於衆引攤減無多應否酌量裁去一半仍存其半除文武官役巡緝經費外即於此節省浮用之内每年聽留數萬或十萬兩存貯司庫凡有益地方民生如城垣水利等類緊要公事支給動用至於微員養廉通省人多難以遍及止可於此内每歲撥出銀四五千兩凡有派遣賠累差使分别遠近給與貼補盤

費之需如有所餘留為下年添用統於歲底造冊
報銷則商力既得此舊輕減甦息而地方公務亦
可有備漸次整頓矣臣以此意與高其倬面商所
見相同不揣冒昧附陳
天聽是否有當恭請
聖訓欽遵謹
奏
原命卿等會商之事作何裁留支用應合詞具奏以聞

雍正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疊奉
温綸垂慈優渥叩謝
聖恩恭繳
硃批事竊臣接到
皇上發回恭請
聖安摺内欽奉

御批下問臣好

天語垂詢感戴逾分又於謝鵬回奏醫臣舊疾揩內復

蒙

恩諭務令用心調治作速全愈更邀

聖慈委曲訓飭無微不到非但謝鵬叩頭凜遵毋敢稍

懈而於

聖心籌畫重務之時因臣微軀顧慮撫惜至於如此臣

不覺感泣失聲中心何以自安除謝鵬一介細民

不敢再行煩瀆回奏外臣謹具摺恭謝

天恩代繳

硃批伏惟

睿鑒再臣欽遵

覽

諭旨查得江南提臣王紹緒雖到任未久而聲名甚屬

平常今臣七月內在松郡製鹽更聞其將從前革

去陋規多有復取於正額隨丁外本標每營壓派

家人名糧三四分按月解送其各官俸餉馬乾連

巡鹽盤費勒令充公致多怨聲督臣高其倬亦有
聞見相同臣因前摺係覆陳緊要事理未及並入
今奉
旨下詢謹據實具
奏伏候
聖明鑒察所有奉到
御批臣原摺五件一并恭繳謹
奏

奏覆王紹緒劣蹟殊屬不謬適有列款密參一摺已發

卿訪察矣此缺原欲以李燦陞補今又用伊署理督篆

濱海要地不得稱職之人奈何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十四五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編修臣裴　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吴紹昆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十四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九年九月初一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臣李衛謹

奏為覆奏候

旨事竊臣前差齎摺千總於八月二十四日回杭捧到

硃批奏摺臣叩領跪讀荷蒙

御批宣示
聖躬康健萬安臣心踴躍欣慶更邀
洪慈温語下問感戴難名臣犬馬之疾入秋漸次已愈
竊幸
天恩高厚許臣與聞機密現在奮迅精神辦理地方事
務俟
旨欽遵急圖稍效微忱畧報涓埃至臣蒙
皇上頒發叅奏江南提督王紹緒款蹟密令訪察又於

臣另措內宜示王紹緒員缺

聖意欲以李燦代之因擬署督印此任尚未得人除王

紹緒居官緣由另行覆

奏外伏惟

聖主知人之明無微不照江南提督上下兩省水陸邊

王紹緒於各處奏報中捻開其玷溺而李燦崇明之缺

潤實屬緊要李燦似猶相宜如蒙

又不得人代替江南沿海數千里殊關緊要於此奏未

皇恩格外可否即以李燦簡用此缺抵任後使之暫行

到之前適田文鏡在京舉薦馬世龍甚堪勝任已有旨

赴浙署理督務其江提印篆臣別無深知懇祈

諭部矣

特簡一人暫署數月庶彼此可以得人而李燦之於署督資格體統不至大相懸遠更得兩省呼應靈便盡其報效之忱矣又臣前

奏風聞南洋咬𠺕吧番夷被從前內地逗遛在彼姦徒爭占之事今八月間連有往販南洋船隻回棹細加探訪止有咬𠺕吧小港地方生番聚鬧為從前中原流寓之人拒住彼見勢重未敢擴奪後經紅毛發兵剿撫已平其中不無漢姦在內並非流

棍占奪彼處地界始知前次傳聞未確相應附陳

奏覆所有奉到

批回原捐理合恭繳伏祈

睿鑒謹

奏

外洋一切事機不過知之而已但務稽查內地匪徒勿使勾通生事靜以鎮之為要萬不可好大喜功越分哥求致令疑畏而啓釁端也誌之

同日又

奏為遵

旨查覆事本年八月二十二日臣於

批回原摺匣內

發有叅奏江南提督王紹緒款蹟一件欽奉

硃諭若據此奏王紹緒負朕一至於是乎或內中有揑

陷之情亦未可定卿其訪察奏聞密之欽此臣細看

摺內所指皆係廣東之事雖未能懸揣而現載魄

送各官姓名月日物件係提塘密禀既非傳聞或其中禮物開填舛錯或收少報多并親身攜帶致送外人不知遺漏者則誠有之未必竟敢揑陷盡屬子虛且王紹緒人品操守素聞不端在廣東任聲名不好亦有傳說是以臣前曾以器小恐難勝任之處

奏明今紹緒於到任後復收陋規壓派隨糧近又聞其署內所興土木工程多有票拘工匠白役當官

取用器皿折錢始免并營伍各項既多染指兵丁不服約束任令藐抗有司欺凌百姓窩賭庇匪民怨沸騰雖宦槖貲囊有無珍奇貴重之物一時未得訪其確實而已經被焚自是天報但就其器小易盈驕奢放縱觀之則歷來居心貪黷近日更甚可知江南重任統轄上下兩省海江湖河似此要地斷難久容相應據實覆

奏伏候

是此奏未到之前朕意已定矣
聖明乾斷所有欽奉
頒發奏叅王紹緒一件理合隨摺彚繳爲此謹
奏
覽
雍正九年九月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廵撫事臣李
衛謹
奏爲奏明事竊臣接准部咨奉
旨行令直省召募揀選壯健技勇之人送京以備干城

之用浙省派定一百三十人仰見

皇上加意武備廣收人材之威意當即欽遵於浙屬各地方民人武生童及鄉勇民壯等項招募情願來者之內揀選又令各鎮協營在於餘丁中挑取旋據陸續到省四百一十餘人臣細加察看外貌雖覺可觀而技藝多未素練省城向設教習武舉兵丁公館四所今又暫添數處將送到勇壯給以口糧發館教習不時親加考驗分別獎賞設法鼓勵

今於其中挑得各項民人餘丁鄉勇民壯內本籍者一百名外來寄居并原弁二十名武生童十名共一百三十名已符部額又恐長途水土未能即服或一時偶爾躭擱另有漢仗畧次而技藝稍嫺者十名以備補數即或無缺亦可添入儲用通共一百四十名一并送京惟是人數既多護送之官若少恐此等鄉村鹵莽之性沿途生事難以管束而新習未久之技必至生踈是以派出備弁外委

等六員帶同本標向日練技兵丁十名分為前後次序行走按隊管領隨路得便教習所有勇壯兵丁人等俱經動支盈餘公項給以安家銀兩製辦行李衣帽皮褂等物隨手器械并水陸盤費及初到京口糧俱各充足仍遵
旨於每人本籍額外賞給守糧一分於起行日為始開支養其家口擇於九月初六日臣率同司道當堂復加點驗起送若途間風水無阻計至十月中旬

可以到京已將各人年貌籍貫花名技藝開造清

冊洛送兵部并知會户部查核聽候轉

奏請

旨欽遵所有辦理已經起送緣由理合具摺奏

聞伏祈

聖鑒謹

奏

據奏所募勇壯人等業已起行不日到京嘉悅覽之

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浙江總督管廵撫事臣李衛謹

奏為據實奏

聞請

旨遵行事竊照浙省今歲早稻豐收晚禾暢茂前因上游衢嚴金紹四屬十餘縣內有三分栽植晚稻之田夏月天凉入秋轉熱田中間雜生有小蟲是以收成分數稍減一二業經

奏明在案其杭嘉湖三府多係晚稻每歲十月方屆收割乃於九月初旬以後沿海之內一帶地方如江南松江府屬之金山奉賢華亭婁縣以及浙省連界之嘉興府七縣并杭屬之海寧一處田間亦有蟲生細如蚊蚋外無蹤跡俱在苗腹暗吸精液直至一禾黄萎剝開稻心始見其形是以難以撲救臣據報即委員分頭會同地方印佐教雜履畝確勘惟海鹽一縣被災較重其餘尚輕然幸而一

邑之中此有彼無一坵之内此多彼少且俱係肥
田所生薄瘠者轉無此蟲通縣計之尚不至於成
災查嘉屬七縣自雍正四年以來連歲俱獲豐登
更蒙
皇恩減除額賦之後民間感戴踴躍六七八三年錢糧
每歲全完今年通府地丁於八九月内悉行完足
豈期已將結實收穫之時忽有意外偏災減去分
數在民力尚未至於大為艱難惟禾苗間雜被蟲

即有收之處米皆攙雜青腰白臍其色不一且有半粒碎小者在內只可食用難以納漕臣前議截漕復運一案之時係在八月間尚未有此番情形原因所派船多難以辦理隨時酌量據實陳明仰

蒙

皇恩優奬交部議叙正在感愧不安惶悚無地今九月之內嘉府又有收穫不齊實為意計所未能料若不設法稍為變通加之撫恤無以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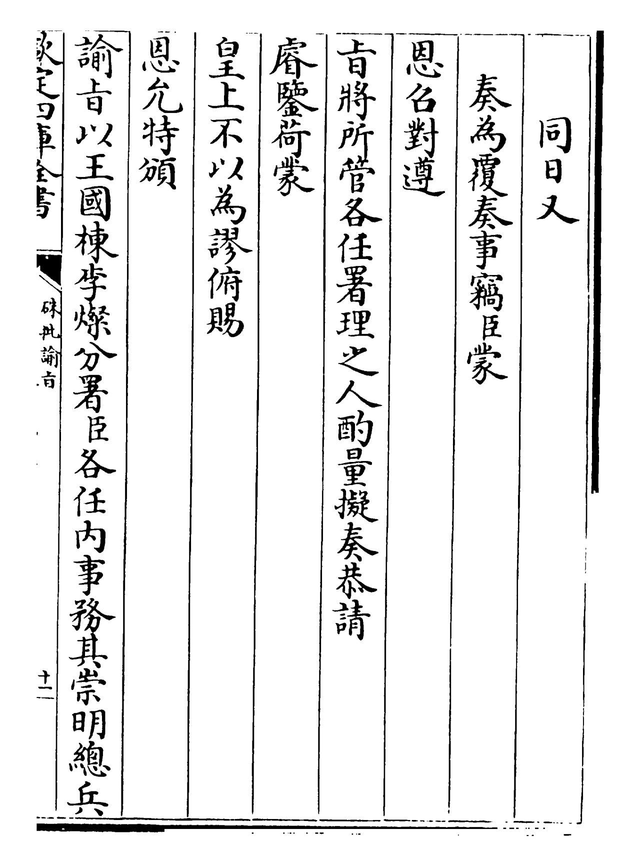
皇上愛育黎元有加無已之至意茲據委員勘明回省覆稱各縣有蟲田畝海鹽三分之一受傷頗重平湖嘉興二邑次之嘉善石門桐鄉秀水海寧尚少此攙雜被蟲之鄉應徵漕米通計四萬餘石為數亦無過多而此時米價尚不甚昂可否仰邀

皇上天恩照雍正元年四年兩奉

恩旨每石折銀一兩解部使民力得以舒徐或仍照雍正五年部改一兩二錢之價徵收非臣所敢擅專

至目前察度民情猶可支持不至艱窘但現在陰雨若得晴霽半月則晚稻皆能刈穫惟恐此數縣之内細民小户來年三四月間青黄未接時稍有缺乏另為遵照偏災
恩例酌動公項量加分別資助若彼時春花茂盛即可轉變自謀無須費力幫給合并聲明緣現今開徵漕糧若待查造細册再
題勢必往返稽遲且合邑統算既不成災又過九月

具報之期況前行部文原有或折或存之議是以
將被傷各縣折收米數分晰查明續行報部俟
欽定命下之日方敢移咨倉場總漕諸臣衙門備案為
此冒昧先行據實具
奏仰懇
皇上聖明睿照施行謹
奏
據奏海鹽等數縣禾苗被蟲俟另有旨從部頒發


同日又

奏為覆奏事竊臣蒙

恩名對遵

旨將所管各任署理之人酌量擬奏恭請

睿鑒荷蒙

皇上不以為謬俯賜

恩允特頒

諭旨以王國棟李燦分署臣各任內事務其崇明總兵

官等缺著令揀選奏
聞遴行委署緣水陸兼知者少是以將衢州副將葉應
龍暫護崇明鎮印務試看具
題外其葉應龍員缺原奏擬以温州遊擊白世璘暫
署因續又奉
旨紹協副將著臣揀選遴委臣查紹興亦係山海要區
白世璘由紹協都司陞用於地方營伍情形較之
衢州尤覺熟悉故將該員

題明請署紹協以不能辦理中軍通省事務之杭協副將周騰鳳仍回衢州本任所有改委緣由相應

奏明至臣前奉

諭旨於鄂爾泰到京前後來京今聞高其倬於九月初二日赴滇則鄂爾泰諒在十月底可以起程自滇至京將及百站即趲行亦約須五十日之間臣已飛調葉應龍至省令其前赴崇明與李燦交代明白來浙將一應事務遵

旨教導看其接辦數日擬於冬至時起程臣雖現在抱
既然瘡痏未瘳豈可勉強就道於新正抵京亦不為遲
有瘡恙據外科醫生可以包得一月之內收口平
目下非有緊急商籌之務何用匆匆途中令謝鵬隨行
復彼時即或未能全愈沿途療治務必於封印前
朝夕起居庶便資其調護之益
後趕行到京叩領
聖訓以慰瞻戀之忱其浙省地方營伍事情現在俱分
清頭緒飭行文武加謹辦理不得稍有怠弛江南
情形隨路再看近訪得狼山鎮總兵官王安國原
係浙江處州鎮調繁素尚老成謹守今因染風痰

之疾雖已漸愈而精神減少諸事俱託其第三子料理凡有頂拔名糧非有錢者不能得缺查王安國係出過兵舊人初尚信其粗鈍質樸今則老年病後糊塗不能約束其子致有物議狼山乃海疆要地臣既有訪聞不敢徇隱理合附摺陳明伏候

所奏甚是已有諭旨矣

皇上睿斷謹

奏

覽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八日浙江總督管廵撫事臣
李衛謹
奏為據實奏明仰祈
睿鑒事本年十一月初五日接准吏部咨文復蒙
恩旨令臣酌量起程日期於十二月望前到京欽此竊
臣初奉冬底到京
上諭原欲十一月十九日起身正合月中進京之期因
偶患瘡疾醫生限日平復是以前摺附陳擬於冬

至邊趲行日來内垢漸去生肌大半適又感冒泄
瀉稽誤數日瘡口復潰行動甚難今外證已除方
將長起若不稍俟收口於清江起旱之際頗慮艱
難或沿途轉致躭擱現在晝夜内外竝治務於二
十五日起程一路量力趕緊行走最遲亦於封印
時必到恐於十二月望前之期畧緩六七日臣心
實切惶悚本不敢再為煩瀆
天聽仰惟

昨批諭甚明爾揩人回計程尚未到浙用部咨内十二

聖恩深厚犬馬下情無不體恤臣何敢於

月望前之旨乃未知卿患瘡時所降何必拘定此期第

君父之前猶存隱諱用是冒昧瑣陳伏祈

遵諭行切勿强勉

皇上恩宥再浙省於前奏陰雨之後間日偶霽至初二

日起天氣大晴晩稻已收三分之二再得十日即

可全登地方甚是安靜又臣聞得調京松江提督

王紹緒臨行之前將米折銀虧空二千餘兩今以

倉底氣頭陳米給兵衆人不要紛紛嚷閙並將

恩賞生息銀兩以九五折扣發給各典鋪所餘入已以

及從前取用民間家伙不還怨聲載道貼單約日索取等因臣即飛速密諭該標中軍叅將黄欽查覆未到近聞新署提督馬世龍於初二日赴任諒必設法安頓合并附摺先為陳明仰祈

睿鑒謹

奏

王紹緒誠為負恩之最者已有旨察審矣

雍正十年八月初一日浙江總督署理直隸總督

印務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沿途禾稼收穫豐盈事竊臣遵

旨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出京二十六日抵保定府上

任經過地方目擊各項早田雜糧刈穫過半晩禾

更盛蕎麥正在開花亦極暢茂詢之鄉村老幼咸

稱今歲秋成大小米穀豆黍悉有十分惟高粱間

有八九分者較之歷年實為豐稔民情歡呼載道

及抵署後查近處各屬有已經報到者其情形與
途間所見相同伏思臣自去臘至今日侍
闕廷親覲
皇上憂民念切時刻以旱潦關心誠敬虔祈溥施
恩澤上格
穹蒼特降豐穰萬民受福感應如響臣實切欣幸合將所
見京外豐熟大概情形先行奏
聞上慰

聖懷為此謹

奏

畿內今歳雨澤雖屬優渥尚未期如此之豐盈也覽奏

曷勝欣悦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七日浙江總督署理直隸總

督印務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直屬夏秋之間雨澤時行滹沱猪龍二河相

近沿邊州縣間有堤岸漫溢田禾被淹之處當經
前署督臣劉於義委員往查於七月二十日具摺
奏
聞臣接任後催令各地方官并委員分頭確勘先行酌
量賑恤并將此外田畝有無被災飛速看明分別
冊報去後今據深晉霸安四州正定保定高陽天
津藁城雄縣等屬俱稱河水旋長隨退畧減分數
勘不成災大城東鹿平山文安蠡縣等處屢催尚

未覆到惟冀州及衡水縣高田無傷低窪村莊田禾果被淹損武强武邑二縣低處有秋髙阜有𪉥之地得雨稍遲禾苗未能滋長各具成災分數冊結詳送前來除仍飭大城等五縣速覆外臣查今歲直屬地方各項秋收咸稱大有惟此高窪數處畧遇偏災亦止村莊間雜非係通縣受傷若酌動存公銀兩於冬底來春青黃不接之時按户再加接濟賑恤即可安頓得所但歷蒙

皇恩加意黎元凡有偏災無不蠲賑並行今成災頃畝雖屬無多而事關錢糧緩徵按分蠲免例應題報部臣方可據案定議未敢冒昧合先具摺奏聞恭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成災頃畝雖屬無多而身當其害者饑寒廹體情殊可憫其詳加酌量應緩應蠲具疏題請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查邊城積貯自宜豐盈而隨時變通亦當斟酌

臣檢查緊要案卷前署督臣劉於義於本年五月

間因宣化府屬及張家口存米數少用處繁多請

於通倉撥運米四萬石分貯各倉預備支應又因

自通轉運道路艱難每石百里給發價銀一錢六

分并請於秋杪陸續運送等因先後具

奏咨部俱經議覆奏

旨允准遵行在案今臣飭催委員領價赴運據口北道

王棠會同布政使王謩面稟宣屬今年秋禾豐稔

目下米價頗平若仍於通倉領運則四萬之米按

程計算共需脚價銀二萬八千四百九十六兩較

之米石數目已及十分六七不若乘此豐年於宣

屬就近採買為便臣詢其時值雖稱每石一兩一

二錢不等但恐一時採買價必高昂據該道等公

議即或增長以一兩三錢可得一石請於糶存雍正九年截漕價銀之内照折中定價每石一兩動用之外於奏准脚價二萬八千餘兩内止須添撥銀一萬二千兩即可就近買出新米四萬石甚為兩便又據禀稱宣屬九十兩年應買不敷兵米向因市值髙昂定價未敷咨部借動各屬均貯穀米支給統於十年秋後買補還項現在倉厫虛懸今連癸丑年應需兵米計算又共應採買米三萬八

千七百三十石零但所貯宣化府米價皆係每石止許一兩實有不敷今請每石約增銀三錢並於節省脚價内共撥銀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九兩零則倉儲均可買足等語臣查此項米穀借支已經三載邊城倉貯久懸頗有關係自應早為買補但恐一時採買不易隨著令該道速回宣化再看實在情形斟酌能否辦理無誤具覆去後今據王棠稟稱撥運通米原備緊要之用但恐遠路送到臨

事周章再四思維自以就近採買為妥但近又接

到部劄奉

旨令於獨石口外動部發銀兩買米二萬石存貯備用

惟慮米數既多或有未敷議令同知白石遣人赴

山西交界鄰近地方竝歸化城各處分收於商人

等回空車輛隨便帶運統數合算毋庸另請脚價

等因到臣除山西接壤米價如何約可收買若干

及商人帶運不須脚價是否出於情願不致勉強

有累抑或即在價值之内未據該道分晰聲明現在羽檄飛飭速覆外臣查撥運通倉米石不惜遠路脚費原係一時權宜今既宣屬年豐米價平減似應隨時變通辦理至買補兵糧雖有一兩存價虛名而口外現辦軍需價值難平歷年延挨終不能補邊陲儲蓄所關甚重今約增銀三錢飭令據實購買若本地近屬可得即不須再往鄰封購求縱使數多今歲難於買足諒所剩無幾既有價存

貯來秋亦易於採買目今正值收穫乘時採買未
便再緩不得不冒昧陳奏伏乞
皇上睿鑒敕議遵行謹
奏
邊城積貯最關緊要發交辦理軍需大臣議奏
雍正十年九月初四日浙江總督署理直隷總督
印務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地方大概情形事竊臣荷蒙

聖恩委署直督印務一月以來地方遼濶遠地利弊尚難周知就其近處畧有見聞若每事具奏何敢煩瀆如仍因循遷延地方終無起色現在各屬久任熟練之員頗少刑名案牘不清錢糧多係那東補西掩飾墊用將來輾轉露出必有虧空且通省捐項甚多若歲修水師營戰船部價之外不無津貼各處運米盤量折耗派解因糧等類不一而足衝

路尅減更甚而錢糧牽混自康熙三十年後尚有
駁案未結通省倉穀一時雖未能徧查而因價貴
難銷至今不曾買補者七十餘萬石雍正元年俸
工停捐之後桑成鼎仍將各屬所解地丁錢糧公
然扣抵懸宕正項雍正三年動漕賑濟米石李維
鈞既未題報又不彌補至今反作州縣虧空現在
查出數件核清更正具
題而宜兆熊劉師恕蔡珽等凡遇難完之案惟以參

官了事者不可枚舉至於詞訟雖少不比南方刁詐但命案多係酗酒鬬狠動則輕生更兼糧船短縴無家無室河凍船回難於資生糾合為匪殆無虛日而泊頭鎮連兒窩等處衝繁雜遝竟無就近專管之員地方焉能安靖似應籌及再臣檢查案卷近日官署失事者甚多皆以失竊詳報難以憑信臣現在嚴查强竊情形設法勒拏以儆盜風此外諸事尚多凡臣職分心力所能辦理者自當竭

蹶整頓其未敢擅專要務不得不上煩
天聽訓飭遵行今因臣前次所奏買貯宣化張家口等處米石原摺奉
採買之說廷議不准朕以所駮合宜現在降旨允議部文到日遵行可也
批交與廷議尚未接准部咨已屆秋深不敢久存為此敬封同原摺共三件一并恭繳伏祈
聖鑒謹
奏
直隸吏治營伍歷任督撫未能辦理妥協前經再三諄

諭矣卿其竭力整頓務令改觀以仰副朕意

同日又

奏為遵

旨奏覆事竊臣在京面奉

諭旨直隸營伍平常聞得督標與城守兵丁更為不堪必須加意整頓著臣到任後另募兵二千名訓練備用欽此臣於八月十二日簡閱督標及保定城守營官兵果見其馬步軟弱所開多係三四力之弓藤

牌數十人現在新學此外刀鎗技藝俱未曾習過所恃者火器而鳥鎗長不滿三尺新舊大小攙雜不一焉能及遠雖係北省之兵漢仗出色者甚少誠如
聖諭難稱勁旅但歷來相沿竟成風氣訪聞各處大畧相同若不變其積習難收實效除現在設法操練外隨遵
旨招募新兵只作臣之意見委婉出示今已就近驗取

年力稍可者六十名飭發收伍分別教習技藝目
下續到漸多自當加意挑選此等新兵既經在營
練習似應於收伍之日撥與官房居住暫給守糧
一分悉在保定合總會操臣可不時親察勤惰賞
罰鼓舞將來募足練成之後更當請
旨但目前兵數既有二千亦須專官管束似應每兵千
名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千總三
員外委把總五員使之分隊管領督率操演俟練

熟酌定營制後再設將領分管但守備千把現在保定近營實難挑出多員且教練武藝亦必得素習之人臣在浙省時曾經練有熟諳弁目分發各營教習今已漸熟堪用者多可否酌量挑選千把外委目兵數員名移咨署浙督臣程元章調取應用再查有浙江撫標千總李聘近經送部引

見奉

旨准補撫標右營守備該弁漢仗强壯頗諳技藝教兵

著有成效仰懇

聖恩改調直隸新營守備使之督率教習各兵其員缺

查有奉

旨交臣酌量補用之原任浙江撫標降調守備龔炳人

任南省現已回浙候用倘以之署理駕輕就熟各

無貽誤一轉移間似於營伍有裨以上各條是否

有當臣未敢擅專相應具摺覆

奏請

旨欽遵更有懇者臣前在
內廷侍直時曾見
頒給河東督臣田文鏡鳥鎗式樣一桿製造堅好體輕
而能發遠實為馬上利器仰祈
皇上俯念直隷營伍綦重
賞發一桿俾得依式製造更可以壯
國威而資軍實矣謹
奏

辦理軍需大臣詳議具奏

雍正十年十月初九日直隸總督臣李衛謹

奏為懇請

聖恩事雍正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恭逢

皇上萬壽聖節普天共慶十年肇始億萬綿長臣自雍正四年奉差外任以來未得與在

廷諸臣躬親拜舞今幸得備員

畿輔咫尺

天顏華祝情慇嵩呼念切且郊圻重地整頓事宜臣於

兩月内畧有見聞者必得面領

聖訓庶幾知所遵循并據布政使王謩按察使竇啓瑛

恭請相隨爲此虔誠具

奏伏懇

天恩俞允俾得隨班叩慶稍遂悃忱臣臨奏曷勝瞻依

祈禱之至謹

奏

甫經到任為日無幾事務紛紜何可遠離況在京諸臣俱免行禮已有旨矣

諭直隸總督李衛知悉聞天津一帶盜竊時發其風甚熾該地員弁緝捕殊屬疎懈當留心察訪嚴加申飭又天津縣典史名崔天機者聞訃之後竟不遵例丁憂仍然戀職向鹽行市肆各商借端科斂貪污顯著云云不知此時曾否卸事朕意斯等劣員即或已經離任回籍亦不可令其漏網務須確訪款迹嚴行懲究以肅官箴

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四日直隸總督臣李衛謹

奏為恭繳

硃批諭旨先行覆奏事竊臣欽奉

硃諭一道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明目達聰

睿照無遺曷勝愧悚伏查天津地方盜竊頗多誠如

聖諭臣於本年九月初四日曾將天津沿河一帶泊頭

鎮連兒窩等處衝繁雜遝府縣駐劄既遠就近竟

無專管之員大槩情形及現在籌畫欲行辦理緣
由附摺奏
聞自到任至今三月之内留心訪查誠恐一人之言遽
難憑信復經選差員弁於沿河一帶四次往來細
加確訪正在酌議
題請將各地方現在空閒之驛丞稅課大使改兼巡
檢等官分界管理專司巡緝令各就近之府佐稽
查管束其怠玩員弁更當遵

旨嚴飭分别懲創至天津典史崔天機於今年八月内
聞訃丁憂先據天津縣徐而發詳請將該員給假
治喪仍留辦事臣未即准行復據該縣面禀臣及
兩司云天津係新改地方又有河鹽及鎮道各廳
駐劄衙役聚集未免事多格礙無人相幫典史崔
天機係供事出身料理旗民事務各項往來差遣
熟練無誤必得留其幫助辦事方屬有益等語臣
看徐而發雖未可深信而辦事頗有才情臣係初

到又經府轉諒伊等不敢欺誑遂批司查議據覆

新改地方難拘常例臣是以據詳咨請部示近准

覆文應令回籍守制轉行在案今既有前項劣蹟

豈可姑容隨立行看守并密委學習進士丁廷植

前往查其科索各姓名贓數外因鹽商俱是長蘆

鹽法道專轄即當鋪亦多係商家所開復令該道

彭家屏親傳商總面問自不敢隱諱至於別行鋪

面及平日貪婪各情恐天津縣以曾經親為保留

有所掩飾特飭天津府知府李梅賓就近嚴行詳
查一面咨部斥革從重究擬斷不使其漏網理合
先行據實覆
奏所有奉到
硃諭一併恭繳伏祈
聖鑒謹
奏
覽奏知道了

同日又

奏為奏請

睿鑒事竊臣屢承

訓旨諭以人才難得先後歷任於文武大小屬員中從未肯輕忽遺棄更不敢濫舉市恩凡有保薦之員俱於原題奏内據實加填考語分晰聲明恭候

聖鑒欽定又恐拘謹者流於廢弛有才者間至放縱時加察訪稍有前弊即行叅劾斷不因已經保薦輙

為庇護自蹈冒濫欺妄之咎今查平陽府知府李

斐係原任廣東平和令後捐主事同知臣向在京

時見其頗有才情及後久不往還雍正六年因浙

省派官清查各府歷年舊欠錢糧缺員未敷憶及

其人

題請行調至浙分查台州府屬頗見勤勞事竣之後

緣海寧塘工之員題明留浙暫署杭州府通判分

管海塘至八年秋汛後送部引

見蒙
皇上簡補平陽知府臣每於便中留心託人探其表率
措施如何今風聞李樊近日性情尊大舉止乖張
與同城總兵官必欲平行以致文武不和臣深為
駭異及訪之過往山西人轉有讚詞詰以前故據
稱因伊所屬洪洞縣係本省保留之員虧用追存
楊尚書遠年家產銀兩欲攤丁內彌補李知府與
之作對又待屬官過嚴多不喜他或者布散流言

惟恃才任性則有之等語雖傳說不一難以憑信
但恐該府器小易盈平陽係緊要大府臣曾經薦
舉既有所聞不敢隱諱仰祈
李煛果不稱職該撫石麟早應条奏矣平陽一缺原因
皇上密飭晉省該管上司再加廉訪虛實覆
其可用而用非止以鄉所舉薦之員未加審慎而用者
旨定奪庶無貽誤地方又從前浙江鹽驛道員缺奉
然既有所聞自當奏知候朕另為裁處
命著臣揀選題補臣向知江承玠性情拘謹本在次等
知府之列因其出納吝嗇家道素豐自必慎重錢
糧管庫可以放心彼時鹽政諸務臣數年料理已

有頭緒原不專藉該道整頓是以聲明請
旨准用乃該道到任以後瑣屑卑鄙諸事遲鈍上年秋
間將已完課之水程稽留不發屢催罔應商鹽無
從開運以致蘇州缺鹽數日價值驟昂臣一面差
員星夜儹運接濟平減彼時即欲叅處因伊初到
未久嚴加面飭記以大過望其悛改豈意該道漸
次行為更甚於前如蘇松近海各場竈民秋月風
潮被水乏食急待賑恤而商捐現成之米抗違留

難日久不發已蒙

聖明洞鑒嚴飭其他可知夫鹽政全在隨時調劑豐熟之歲緝私宜嚴遇歉即當變通今秋紹興已有聚衆拒捕毆官傷兵之事而松所已掣引鹽運店者漂没頗多浙商貲本原不及兩淮近又虧折艱於收買彼被水窮竈無處覓食專賴水退即可煎鹽度命非比久雨不産若有鹽難售豈肯束手忍餓自必偷賣濟私人衆情迫繩之過急即生事端惟

有多發備存公費銀兩遍收竈鹽使之皆歸公倉則私販不禁自散既可冬季益製又濟窮民口食免得海濱梟徒聚集為害地方消患未萌最關要務今十月終旬南來便人過往問及仍不肯發銀廣收現已製期將届鹽數尚少倘捱至過歲補製遮壓惰誤

國課生民兩有未便總之江承玠居心陰險總不肯以一身擔當重務明知誤公可以推諉年歲與己

無涉臣雖已在直隷而該道係臣題補專管大員似此諸務有心怠玩不但臣數年整頓成規一旦隳壞而

國家公事豈忍聽其貽誤合并據實陳明仰祈

皇上俯察愚忱可否將浙江鹽驛道一缺另為揀選

特放幹練才守之員速往辦理庶於鹽課錢糧有裨而臣誤用劣員之咎或可稍逭萬一矣為此謹

奏

江承玠係由戶部司官陞用外任朕所悉知之人前於
題補道員時曾經有諭慮其不妥第遽加罷斥則始初
薦舉不當難免物論朕意莫若卿照此奏竟行具疏題
叅名正言順殊屬允當至此缺甚要現在浙員中有可
勝任者密摺奏聞以便臨時一併降旨施行

雍正十年十一月初十日直隸總督臣李衛謹

奏為遵

旨覆奏恭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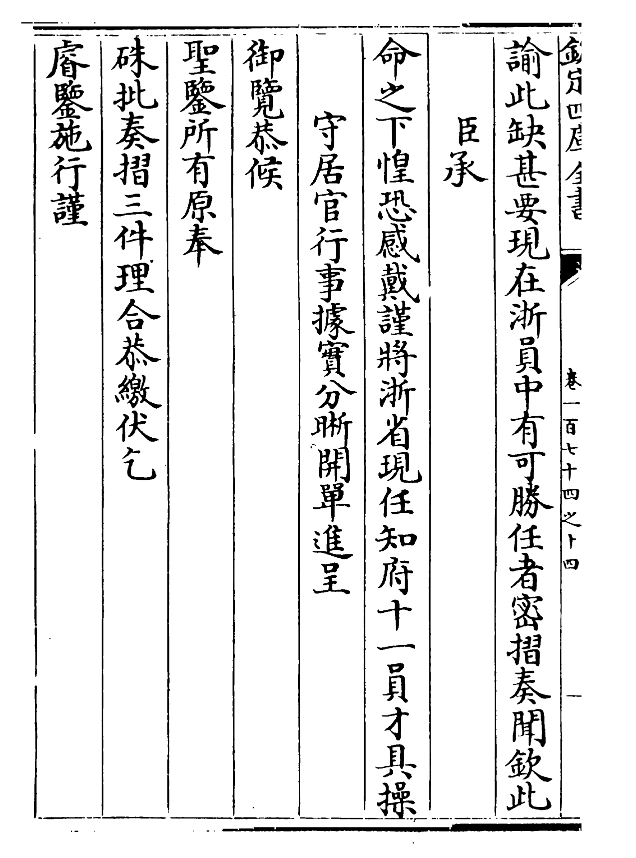
御批事竊臣因聞李煚近日居官行為人言不一并江
承玠有意怠玩恐致貽悮不敢隱諱據實陳
奏荷蒙
皇上天恩分晰指示令臣將江承玠竟行題叅仰見
皇上聖慮周詳體恤臣工至意謹已遵
旨另疏題叅但臣前次具摺原請
皇上鑒察乾斷不敢擅定處分今既露章叅奏似當明
正其罪若不令其出資數萬於工程效力無以為

有心自顧怠玩公事者戒目前浙省海塘罰贖銀兩所餘無多今秋風潮又有坍卸矬落需費正繁故於本後聲明請

旨應否將江承玠革職發往工程處除百丈以上之工仍動公項外其餘零星修補之處使其出資辦理庶足稍抵徇私廢公之罪以儆積習伏候

睿鑒又蒙

皇上宥臣從前誤舉之愆復



諭此缺甚要現在浙員中有可勝任者密摺奏聞欽此

臣承

命之下惶恐感戴謹將浙省現任知府十一員才具操

守居官行事據實分晰開單進呈

御覽恭候

聖鑒所有原奉

硃批奏摺三件理合恭繳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江承玠事題本到日有旨所遺員缺朕意欲以張若震陞補其台州府缺浙員中可得相宜之人否或州縣收令有堪擢用之才即階級稍懸亦不妨密以奏聞候朕

裁酌

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直隸總督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自到任後即將沿河一帶并各地方盜匪姦

究屢次留心密訪除現在已經分別懲創未敢逐件瑣屑瀆陳外查直屬有大成衣法等教名目愚民信從入夥者甚多臣訪知數處為首之人開名飭令地方官密訪確實并令選擇誠謹之人佯投入內探其作為今據深州知州徐綬等員回稟前來照依指示辦理之法查得大成教首係旗人王姓武舉果住灤州石佛口名下有次掌教二人一係周世榮住饒陽縣曲吕村今因癱瘓有伊弟廣

東丁憂通判周世臣代主其事一係王瑛住深州貢家臺凡教內有能宣經講道者即為小教首分住各處招引衆人如深州之鄭自昌衡水縣之楊林全俟燕平河南地方之靳清宇皆其領頭門徒其衣法教之老教首乃已故旗人董一亮今有伊女代掌住居易州而饒陽縣武舉王作梅為之管事次教首則饒陽之孫連若等尚有數處相從之人亦衆以上二教始於順治年間大都以輪廻生

死誘人修來世善果為名喫齋念經男女混雜每月朔望各在本家獻茶上供出錢十文或數百文積至六月初六日俱至次教首家念佛設供名為晾經將所積之錢交割謂之上錢糧次教首轉送老教首處謂之解錢糧或一二年一次各有數百金不等其所誦之經有老九蓮續九蓮等名色與臣所聞大槩無異兹鈔得經咒數册俱係鄙俚之詞此等雖屬哄誘愚民錢財尚無謀為不軌情狀

今 邪 屬 一 聖

但附和既多傳染日久終有後患臣愚昧之見若
目前一時舉動即止於查拏首犯而入教人衆驚
惶疑懼輕生逃竄事所必有現在將屆歲暮倘使
無知愚民流離失業亦所不忍臣議酌定告示預
先備就分晰曉諭凡有誤行入教者許其燒燬偽
經改悔自新槩不株連於新正初閒密行各處臨
時一面張貼一面將前項著名教首數人遠近同
日動手務獲酌量輕重處治庶愚民免於驚擾首

犯不至免脫但臣見識短淺應否如此辦理抑或由京差拏之處伏祈
訓指示欽遵謹
奏
面張示一面緝捕既可免驚擾又不虞逸脫辦理已合宜何庸由京差拏耶衣法教名目向日未聞大成教前經屢諭宜兆熊等訪察乃漫不經心未副朕意如此措施甚為可嘉之至

同日又

奏為據實覆

奏事竊查天津縣典史崔天機丁憂科索鹽商鋪面一事臣凖遵

諭旨分飭嚴查密加確訪去後玆據長蘆鹽法道彭家屏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覆稱蘆商共分六綱在津按月輪流辦事隨傳值月各商逐一細加面問并令據實親筆畫押因崔天機母故之後浙晉綱商

十二家内惟凌元標等五家往弔所送奠儀五錢一兩不等晉昇綱商十一家共送蔬菜茶食十六色紙盤一副晉源綱商九家内有牛萬鍾等四家往弔各送奠儀五錢一兩不等其晉澤慶豐河東三綱未有一人弔送又開當商人王子德隨衆公出奠儀一錢七分俱係自身往弔並無總收科派并據該道禀稱崔天機素屬勤勉官既微小人復癡呆各商豈肯受其科歛等語又據天津府李梅

賔覆稱查據當商賈培章等僉稱當鋪十八家共送崔天機奠儀四兩祭幛一軸水禮十六色又緞鋪户姚四朱鳳翔等各送奠儀五錢餘與彭家屏所覆相同此外因事貪婪受賄之處再四嚴查據司府等各覆實無贓證與臣前差之學習進士丁廷植密訪回稟大槩無異伏查雜職等官平日與地方鹽商當鋪往來生節收受陋規禮物視為交際之常此等積習相沿難逃

聖明洞鑒今崔天機以母故收受弔奠禮儀約計共有
二十餘兩雖係各人自行餽送而么麽小吏未能
盡守廉隅既經染指罪有難辭合將查得各情由
據實覆
奏恭侯
若然崔天機何罪之有勤勉奉職處果實豈特無庸斥
諭旨批示洛部斥革究擬再臣更有訪得確情不敢不
革尚應洛留以備驅策
並陳於
聖主之前者臣於十月二十九日始行接奉

皇上聖諭隨即差員前往密查乃未到三四日前即傳

聞有此一事臣不禁駭異急爲根究係十月二十

九日商人馮相臣對衆商所說隨查馮相臣籍本

杭州在津行鹽本年九月内有原任總兵劉業浚

因伊親京營遊擊萬吉士於天津鹽舖放債商人

李九如欠吉士銀五千兩吉士浼劉業浚來津取

討住宿平素相交之馮相臣家九月二十四夜賓

主飲至四更始散失其衣服二包銀四十兩次日

報官知縣因公在保典史崔天機前往勘驗見馮相臣住房左右後面俱係商家前臨大街墻垣堅固無損所失之銀俱在劉業浚枕箱之内似非外人所能竊取遂帶相臣業浚之家人盤詰一番二人以不留臉面大加痛恨業浚隨即進京回告吉士臨行有必要報復之言而馮相臣復屢登守備李甲早之門咆哮呵斥勒要三日獲賊又聞相臣家尚養有葉姓之人道袍草履時常往來京師指

稱能於王府行走看其踪跡近似丹客坐功之流

相臣借此二處相與甚不安分曾因比課太嚴罵

過運同孟周衍衆商公求得免又往拜通判裘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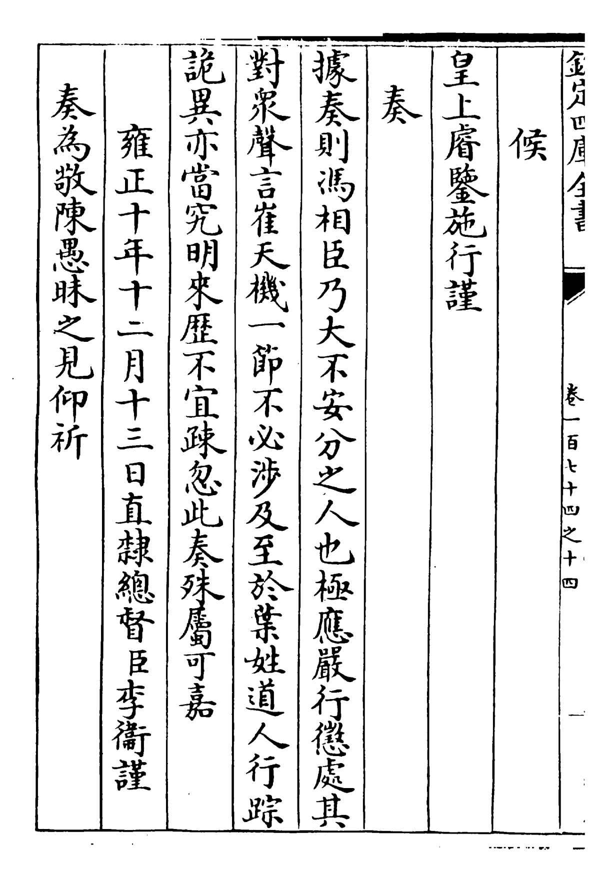
生嗔其不開中門於沈志三家痛加辱詈天津官

民多稱為馮太爺此番之事無不聞而更懼臣思

地方失竊自當嚴緝典史犯法亦應重處但棍徒

借以賣弄威福煽惑愚人狂妄招摇頗有關係臣

既有所聞不敢隱諱緘默相應一併附摺陳明伏



候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據奏則馮相臣乃大不安分之人也極應嚴行懲處其對衆聲言崔天機一節不必涉及至於葉姓道人行踪詭異亦當究明來歷不宜疎忽此奏殊屬可嘉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直隷總督臣李衛謹

奏為敬陳愚昧之見仰祈

睿照事竊臣接閲邸鈔奉
旨福建泉州府知府員缺著禮部員外郎鄂善補授欽
此仰見
皇上慎重方面為一郡之表率
特於部院保舉人員内揀選酌用臣係外吏何敢妄叅
一言但泉州府係福建第一緊要之缺所屬山海
交錯兵民雜處非老成幹練之人不足以副此任
鄂善在浙臣因其人頗聰明彼時可以就近管束

曾經聲明保

奏請用為乍浦理事同知荷蒙

聖恩俞允後經隨帶進京引

見令臣教導成就又緣與乍浦副都統傅森言語不相和協并聞其酒後未能謹慎是以請調改用杭州今雖閱歷數年差改前習但得内地安靜府缺與上司相近地方尚可黽勉供職如於泉州緊要重地獨當一面恐少年高興恃才任性人地似未相

宜臣與伊父鄂密達共事數年從未敢隱蔽其長
亦不肯諱言其短俱有先後原揩題本可據此件
毫無所用愛惡之處實緣身受
皇上厚恩偶遇稍有關係之事若不據實
奏明於心何以自安伏乞
睿鑒或於相稱別缺知府調補則該員既得成全以報
殊恩而地方亦蒙得人之福矣謹
奏

所見是泉州府缺因鄂善係廷臣保薦之員一時未暇詳審人地遂降旨以之補授今覽奏方始憶及已另諭該督郝玉麟酌調矣